

“只有人性的，才是世界的。”

伦敦的日子

THE DAYS IN LONDON

一个中国摄影家的经历



中国摄影家系列画册



49.572
784

伦敦的日子

——一个中国摄影家的经历

杜英男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LA158/10



策划出版：卫卫工作室

责任编辑：葛卫卫

特约编辑：李 嫒

文字整理：丁宗皓

装帧设计：王义钢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敦的日子：一个中国摄影家的经历/杜英男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3
(中国摄影家系列画册·影人自述)
ISBN 7-80536-712-4

I. 伦… II. 杜… III. 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3409号

影人自述 01

伦敦的日子

——一个中国摄影家的经历¹

杜英男 著

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

发行：浙江摄影出版社发行部

(杭州葛岭路1号 邮编：31000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142mm × 201mm

印张：7.5

字数：120千字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册

ISBN 7-80536-712-4/J·404

定价：55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精神逃荒的人

一定要出去	1
在曼彻斯特	11
第一次打工	15

第二章 在唐人街

继续为了肚皮打工	27
学会斗争艺术	31
“打遍”唐人街	41

第三章 加拿大籍朋友本瓦

从我的摄影展开始	55
本瓦的故事	60
继续我的打工生涯	65
本瓦的爱情	71
最后一次打工	81

第四章 伦敦嬉皮士·朋克

威尔士人、塞蒙·刘易斯其人	87
举办第二次摄影展	93
经历斯蒂芬·劳伦斯事件	97

我的房东“朋克约翰” 99

第五章 走遍北伦敦

被歧视的滋味 111

被尊重的滋味 117

到下议院去看看 123

走遍北伦敦社区 125

汉语地道的凯瑟琳 133

第六章 同胞们的生存

基督徒艾玛 147

东方圣徒们 153

我们的阿福叔 161

美丽的邻居阿霞 171

关于“政庇”和越洋嫖娼者 187

第七章 他们的队伍向前进

英国人的性观念 195

同性恋大游行 201

结语：生命中的伦敦 211

第一章

精神逃荒的人

一定要出去！

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直向西，向西。

坐在窗口，我看见中国的土地一点点在机身下远去，这时的我仿佛一只手拂过地图。飞机正追赶着夕阳，落日要比我常见的慢得多，我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悲壮感，从来没有想过人生的我好像悟到了什么，却又说不清楚。

我觉得自己很好笑。

我要去伦敦，可是我仍然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拍照片的人，带着我对一个陌生世界的无限好奇，我背着相机，背上了我在国内多年拍摄的照片。在飞机上，我本能地拍摄着我所陌生的一切。我们是一群即将在国外生活的人，这一点实在是让我感到兴奋。

十个小时以后，飞机飞抵了英国的上空。一直在忙碌的我已经感到了些许的疲惫，但是毫无倦意。在飞机减速的时候，伦敦，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里，古老的楼群和大片的青草，这一切是如此的陌生。

对于英国和伦敦，我没有任何想像，能记得的只有看过的几部电影，《魂断蓝桥》、《福尔摩斯探案记》，这些电影给人造成十分特殊的印象，伦敦总是被深深掩藏在大雾之中，里面总是有着高贵的思想者，形象美好而又心机无限的罪犯，当然还有简·爱这样的带着人类热情和感伤情调的女人。在那些与英国和伦敦有关的电影里，我印象最深的要数《伦敦上空的鹰》，飞机打仗，轰轰烈烈，这十分对我的胃口。英国被这些电影披上了浪漫的气质，高贵而有节制，我喜欢。

我和飞机上同行的十位沈阳老乡，眼睛发呆地看着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英国大地，兴奋得不知怎么说好，那时我们就是伦敦上空的鹰，在这里，我要亮亮翅膀。



Kennington 路 教堂 的 后 街

8.94

一阵震动，然后是减速，滑行，飞机终于落在了伦敦希斯罗机场。我们从机舱探出头来，扑面而来的是英国陌生而又湿润的空气。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北方的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同时又装作漫不经心。当我们彼此的目光碰到一起时，竟又有些难为情。

在机场的外面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名字的伦敦大街，街上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有的注意到了我们这些大包小裹的东方人，目光中带有疑问和笑意。

这时，一个中年英国人经过我们的身边，也许是因为我们乡下佬一样总是盯着他看，他就笑着一扬手，对我们来了一句英语：咳！

我们慌忙地举手：HELLO！这句是在国内学的。

看着这个英国佬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想：这回真是出国了！

我的家在沈阳中山路上，自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叫中山路，纪念孙中山？这条路是沈阳一条古老的街道，路的一头通往沈阳最古老的火车站，而另一头通往沈阳故宫。故宫是清朝的宫殿，是一个朝代留在这个城市里最为重要的遗址。

日伪时期，日本鬼子在这座城市里造了许多工厂，然后掠夺。

日本人滚蛋以后，沈阳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每一天在这个城市的铁西区方向，烟囱林立，冒着黑烟。而黑烟的下面是一片欢腾的生活景象。

家里人的工作都和工厂有关，在他们的生活里，只有工厂，到那里工作，然后回来，并为能在工厂工作感到骄傲。

从我家向西的广场上有一个毛泽东的塑像。暗红色的。不知道这个塑像是什么时候雕成的，反正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

透过我家西窗，我常常满腹心事地远望，说不清心里究竟想着什么。

我的童年几乎是在这样寂寞的心绪中度过的。打扰我这种心绪的只有满街和朋友们疯跑，玩。父母似乎并不在乎我的出息之类，几乎不管我。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对我的教育是失败的。他们从没有让我循规蹈矩，似乎更看中我自由地生长，这样的家庭环境非常适合我的天性。

我喜欢照相。当我将这个念头说出来时，熟人用一种满含笑意但又不屑的目光看着我：照相？随后不置可否。我明白他们心里在说：照相，狗屁！那算什么东西？！可是我就是喜欢照相，就像城市里的照相馆里的人干的那样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个事情比其他事情更加庄严，因此摄影这个名字集中了这种庄严。我喜欢这个称呼。

可笑的多愁善感常常出现在我的身上，落日以及清晨停留在草叶上的露珠，还有一个老人在夕阳中苍凉的转身等，这些事情都让我着迷。

当令人眩目而又激动不安的中学时代在那个夏天成为惆怅的往事，我走向了



霧 裡 的 新 肯 特 路 (NEW KENT RD)

LONDON 96.2

我所描绘过的那一片工业区，在一个工厂当了一名工人。那个工厂和中国所有的工厂一样，生产各种有用的东西，而我们作为工人，在巨大的流水线上机械地工作。

我是搬运工。搬运工的工作自然不轻松，每天和手打交道的是铁和钢之类的东西，沉重无比。很快我就腻烦了。真是上天有眼，四个月以后，有次我的大脚指头被滑落的铁块砸中了，脚趾盖脱落。我说上天有眼是说我受了伤，但是只是砸中了脚趾盖，而不是砸断了脚趾或者脚面。我可以大摇大摆地休息，泡病号的生涯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一年很快过去，像箭射过黑夜，不留踪影，却如此让人心悸。

人生的许多事情在我看来是如此含糊不清，我知道这样利用有病的时间永无休止地休息是不对的，可是我害怕重新回到工厂去，去当搬运工人，我不可能像其他工人那样满心欢喜地工作然后回家生儿育女。春节到来了，我家的门忽然被敲响，我飞跑着去开门，迎面而来的是工厂里熟悉的面孔，他们来看我，并送来了过年的东西。他们走后，我看着那些东西发愣，我觉得这些东西莫名其妙，那时我真切地知道了，我是如此不喜欢工厂的生活。

春天来了，我还是喜欢到阳光里去散步，在我家楼前楼后的人群里听老人说话或者看孩子们在风中欢快地奔跑。我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架相机，透过取景框，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所喜欢的事情上面。我由此知道了感动就是当你面对一事情时，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酸酸的感觉。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有一些改观，于是在休息了一年以后，又调到了另一个企业，在装配车间当了一名工人。我从那时起知道了工厂工会里有照相机，可以照相，拿公家的照相机，用公家的胶卷，再用公家的钱冲洗，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情吗？于是，我热烈地神往着。但却始终没有机会。在工厂日复一日的劳动里，忽然有了个机会，厂子的团委要我。我已经无暇考虑能不能搞摄影了，只要不在流水线上干活就行。

可是好景不长，我和团委书记合作得不是很好，因为那是一个女书记，我还没有和女人一起工作的习惯，很快我就被弄出来了。

但是，人们已经知道了我喜欢拍照片，这个小小的细节使我在1984年又有了一次机会，那一年整个城市的居民开始办理身份证。按照程序，人们把自己的照片送往派出所，等待印制。因为不是统一照的照片，所以质量和规格不尽相同，派出所就到就近工厂找人帮忙，我被挑中了。

很快，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作完后，回到工厂，我的位置已经没有了。因为我是从公安局回来的人，只有被安排到了保卫科。对于一个工厂里的所谓机关干部



攝政街 (Regentst.) との
外遊客。

LONDON 5.97.

来说，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反倒十分高兴。这里是书法家的用武之地，科里常常要写各种各样的公告、布告。我的工作就是没完没了地写，揭下这个再贴上那个，更是没有意思。我干脆向科里提出我不干了。科里还不愿意放我，因为找到一个写字写得好一点的人不是很容易。

看我的态度坚决，单位也就领会了我的意思，领导说：干脆你去打更得了！

这句话的意思在别人听来是：既然你愿意当一个废物，你就去吧。

可是我听见这句话，高兴得不得了。

我就是这样成为一个更大。我的工作是在工厂的一家小门市里，一个礼拜睡三天觉。晚上，我生起炉子，穿上军大衣，放下棉门帘。然后放心大胆地长睡。

在走得越来越窄的人生道路上，我的寂寞可想而知。

我的同龄人已经走向了中国式的人生境界，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地生活。几乎就是转眼之间，我已经远远地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父母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你想怎么样？

我怕面对这些眼神和直接的提问。

那时，出国成为了摆脱生活窘境的最为迅捷的办法，人们的主要动机是赚钱，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哪怕给“日本鬼子”打工也再所不惜。这是一个陌生的想法，可是那时去日本也是最为现实的想法。在那今天看来可笑的奔赴日本打工的人群里，我是一个迫切的参与者。

守着门市部里的炉火，我坐在长夜的寂静之中，想着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城市，而自己的生活似乎开始有了些亮色，我竟然有些激动。

“生活在别处”。不知在什么场合，我听见一个朋友反复说着这句话，当然他也是引用别人的。后来我知道这是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名言。我所以记住了这句话，是因为我可以用这句话为自己长时间不合规范的生活找到借口。

生活在哪里？在日本。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等待着去日本的护照能批下来，竭尽耐心。自从上班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地做过一件这样的事情。父母看见我这个样子，也就自然松了一口气。1989年，我没有等到护照。一切出国手续停办，我的心自然地向下沉着。一直到了八月份，几乎不抱希望的我听见了一个消息：我的名字出现在沈阳市公安局外事处的一块告示上，也就是说，我的护照批下来了。

我哭笑不得，邀请函上的入学时间已过，护照下不下来都没有实际意义了。日本之梦就这样泡汤。

我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有工作时我不感兴趣，现在失去了工作，内心竟有些慌，最后还是摄影这份



Finchley路附近典型的英國老
街道。

London 9.96

手艺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在等待出国的日子里，我四处游荡，拍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竟然获了奖。

在业余时间，我认识了沈阳市很多和我一样喜欢摄影的人，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高兴了就互相骂着，亲密无间。从那时，我开始了解了摄影界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国外一些摄影家的情况。比如，我开始知道一些摄影家，身上有着强烈的叛逆精神，追求摄影艺术的真实和变化。其实他们是在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里完成着自己内心的自由。于是我也开始了解自己的这些年生活与摄影之间的关系了，并为此而兴奋。

在那和那以后的时光里，我和朋友们到过许多地方。至少中国的北方城市和农村，以及西北、东南和西南。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体味着作为一个散漫的中国人精神上所能触摸到的一切，贫困、单纯、民间的热情以及普通民生的困顿与不可思议的生存力量。我怀着一种悲哀在旅途上作着这样一种精神游历。

进入90年代，大学生普遍了，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文凭就等于被抛进了废人堆里。而我的年龄也一天天长大，并开始意识到了这双重危机。在与社会游离的状态中，我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考取了沈阳一所大学的摄影系，以便取得大学的文凭。

有了这张文凭，其实什么都没有改观，我还是那个人。只是有了它，就不会被社会的车轮甩出去。可是不行。毕业十年的生活已经使我无法再收心。我发现我已经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走进常人生活的人了，父母看我的时候，眼光已经含着很深的忧戚，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不小的缘故，他们已经不便再说我什么。

出国的念头顿时在我的心中又一次涌起，并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次一切手续很快就办好了，不像去日本那次那么拖泥带水。

劝我不走的人很多，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英国的经济不景气，据说要饭的很多，你一个中国人去恐怕连饭都要不上。再说，你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到了人家的地面上几乎是一个哑巴，怎么活？

我说：不会说话就用手比划呗！用哑语。

至于更多的话，我没有说。我知道自己去英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挣钱，不是观光。而是出去看一看，那个世界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是不是和我一样像一个幽灵？置身于生活之外？

我的包里，背着十年间断断续续拍摄的底片和我喜爱的NIKON FM2相机，在沈阳北站上了车，一大群朋友送我，说着关心的话，大家力图把话题放轻松，因为一句英语不会的我在那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会遇上什么麻烦，是个未知的话题。



倫敦·希斯魯機場

96.1

Heathrow Airport

在這個男人肘下以手托臉的女人的真實世界中，
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挫敗感——我仍然（真的）懂
女人現實中的幻想。

我抱着包裹，在夜间火车里，安静地进入了自己的梦乡。那时，我的父母可能正在家里哭泣，为他们这个不肖的儿子，而我却在火车里没心没肺地睡去。这是1994年5月2日。

在曼彻斯特

天下起了雨，这是英国的雨。心中无限兴奋的我这样告诉自己。

乘坐在学校派来接我们的大客车上，看着车窗外的大片大片的绿地，像一片片的绿地毯，还有浑身上下黑白相间的奶牛，这样的情景像风俗画一样只有在挂历和图片上才能看到，我们这些来自尘土飞扬的城市的人格外高兴，仿佛一下子跳出了地球。

我们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其实就是到英国插队来了，目的十分简单，干活和挣钱。

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们几个人的行头就使人侧目。因为想像不出在英国生活究竟需要什么，所以就能带什么带什么！锅碗瓢盆甚至大勺镢刀都带上了。出机场时，这些东西一车车地向外拉，弄的英国佬瞠目结舌。

大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四五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目的地，索尔福斯大学。

索尔福德大学在曼彻斯特，一提起这个名字，人人都会想到声震世界的曼彻斯特足球联队。大学坐落在一片绿树之中。古老的建筑，安宁的气氛，当车开进大门时，我们都肃穆无声。学问，离我们太远了，这么老远，从中国进入了一所英国大学里，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好笑。

我们一个人一个房间，房间有七、八平方米左右，有一张书桌。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整整住了两栋楼。

两天以后，开始上课。我们是研究生的预科班，因为英语不好，所以适用阶段需要半年。这个大学是个特别大的学校，从宿舍走到教室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喜欢这个校园，但是不喜欢上课。英语课不是从头开始讲起的，所以很多人自



典型的前卫经典青年 Charing Cross路 97.3